

名城遗迹

# 天宝节孝坊

◎田丰文/图

天宝是个好地方,不仅名字取得好听,也的确是一方好水土。天宝盛产稻粮水果,历来是富饶之乡,其中心位置形成天宝墟,天宝市,农产品和手工制品交易相当活跃。天宝也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境内遍布许多古老的村落,有些村落的历史可追溯到建漳时期,如卢桥头社、墨溪村,卢桥头社是开漳将领卢如金长子卢伯道之孙卢大伦所开基,而墨溪村是开漳将领戴君曹之孙戴永明所开基。卢如金和戴君曹同为开漳功臣,两家的子孙们于唐贞元二年(786年)结伴迁居西溪北岸建立新家,毗邻而居。卢、戴两家耕读传家,人才辈出,朝廷为卢戴两家立了多座功名牌坊,仅从残存的零星牌坊构件判断,卢桥头社曾有“少牧”坊、“疆场永燕”坊、“勳旧科第”坊,此先按下不表,本文要介绍的是天宝地方的两座节孝坊。

据清光绪版《漳州府志》记载,天宝墟和西门堡各立一座节孝坊。经过岁月的洗礼,两座牌坊现已消失在地平线上,仅有牌坊的零星构件保留下来。今天宝中心小学内,有一节孝坊的横枋,被砌为压阶石,横枋有字刻“旌表崇祀节孝祠故儒士韩宗文妻陈氏立”,清晰可辨,这正是立于天宝墟的节孝坊构件。翻开《龙溪县志》旌表条有:“陈瑛娘,儒士韩宗文妻,年廿六夫亡,遗二孤亦夭。氏乃抚孤成立。苦节五十六载卒。乾隆二十七年旌。”陈瑛娘年仅二十六岁守寡,两个幼儿也相继早亡,后抱养继子,抚养成人,守节五十六年,在八十二岁过世。其命运非常不幸,但其意志坚韧,将母爱发挥到极致,感动天地,受到朝廷旌表立坊。牌坊立于天宝墟闹市中,很是显眼,成为地标。上世纪50年代,因大炼钢铁场地需要,将牌坊拆除。

另一节孝坊立于西门堡,为韩哲夫之妻陈氏立。据府志列女卷陈氏传记:“陈氏,龙溪韩哲夫妻,廿八岁寡,养姑哺子,苦节艰贞。三子两夭,二媳亦寡守。氏年八十二岁卒。乾隆三十二年旌。”

两座节孝坊的主人生活于同一时代,都是陈氏,且两人的命运惊人的相似,都是二十来岁守寡,亲生儿子同样早夭,面对二连三的丧夫丧子之痛,韩哲夫妻陈氏更是经历一门三寡的凄凉岁月,两位陈氏都是毅然走过艰辛的八十二个春秋,两人的身后都得到一座石牌坊。

牌坊在方言中称“和表”,天宝过塘村中,有多处小角落以和表冠名,如“和表潭”“和表埕”“和表大厝”等,就因为该方位曾矗立一座牌坊。在“和表埕”墟,散落若干石件,为一立柱、一横枋、一顶盖、一残匾,石匾双面刻字,一



过塘节孝坊——顶盖



过塘节孝坊(阴)——丁宜题联



陈瑛娘(韩宗文妻)节孝坊(韩珍大 供图)



过塘节孝坊



过塘节孝坊(阳)——救水联联句

面刻“节”字,另一面刻“孝”字。立柱三面雕刻联句,阳面刻“菽水成夫志,节操独高,已藉瑶章辉志乘。”侧面刻“宝岭贞松动节”阴面刻“母兼父道,金鱼杖碎见劬劳。”阴面联句落款是龙溪县训导丁宜。另在“和表大厝”内存一题名匾,从残存字刻中,可辨读为“龙溪知县吴宜燮 龙溪县教谕薛捷官 龙溪县训导丁宜”字样。查对三人的任职年限,乾隆三十二年均在任。由此可以认定,这些牌坊构件正是韩哲夫之妻陈氏节孝坊的残件。令人不解的是,横枋上旌表文字被人凿毁。

节孝牌坊,是古代官府为褒扬节妇一生含辛茹苦、守节尽孝的事迹而竖立的礼制建筑。每一座节孝坊,饱含节妇斑斑泪血,承载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悲剧。封建朝廷所旌表的节妇,仅仅是庞大的节妇中极少的零星事例。以《漳州府志》为例,全书共五十卷,其中列女占了五卷,足足占十

分之一,其篇幅大大超过声名赫赫的文臣武将。

节孝二字,字眼浅显易懂,其所包含复杂实情可谓一言难尽。先说节字,主流解释是从一而终,以一生守节换来虚名。在宗法制度下,出现海量的节妇是有其根本原因的,妇女本来地位低下,丧夫的寡妇,面临两难抉择,改嫁或守节。如改嫁则失去夫家继承权,即使孩子留在夫家,只身改嫁,孩子可能被家族边缘化,日后抚育和教育没有充分的保障。如果带着孩子改嫁,孩子在继父家庭是没有继承权的,其他待遇可想而知,不受歧视就很知足了。只有牺牲自己,守节终生,孩子受益才能最大化。从这一点说,节妇都是具有博大母爱的母亲,优秀的女性。守节是漫长又艰难之路,婆婆双老要服侍,幼儿嗷嗷待哺,家中没有男主人,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加之“寡门前是非多”的偏见,主动上门关心接济都非常少,这样的日子如何熬过来,一般人想象不出来的。陈瑛娘的两个孩子相继夭折,这样的惨剧并非个例。再说孝字,孝字有双重含义,一是替亡夫尽孝行,服侍双亲终老;二是独揽抚养和教育遗孤的重任,教育是言传身教,不只是启蒙教育,孩子成人后也要约束其知书达礼,做有益于社会的人。龙溪县儒学训导丁宜所题联句:“母兼父道,金鱼杖碎见劬劳。”此联就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节妇教育子女的情形。“金鱼杖碎”典出宋代故事,北宋出现兄弟状元,兄陈尧叟,宋端拱二年(989年)状元,弟陈尧咨,宋咸平三年(1000年)状元。“杖碎金鱼”典故发生在陈尧咨身上,这位弟弟状元文武双全,箭法如神,官任荆南太守,回家探望母亲时,其母冯夫人问:“你治理一郡,有什么好政绩?”陈尧咨洋洋得意地回答:“荆南是交通要道,天天迎来送往,宴请不断,尧咨每次都表演射箭,客人没有不佩服的。”其母大怒道:“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掷手中拐杖狠揍儿子,结果将陈尧咨挂在腰上的金鱼玉佩击碎了。

一百年前,鲁迅从古书的字缝中,看到“吃人”二字,所谓的古书,即有志书中的列女卷。“吃人”,是鲁迅人们对国人由衷的爱,对封建礼教极度的恨,在爱恨交织中喷发出来的呐喊。

从历史的眼光看,节孝坊是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节孝坊文物本身的兴衰荣辱,如实反映社会形态及人们的精神面貌。了解节孝牌坊,可从一个侧面入手,探寻多方面的历史信息和人文脉络,有助于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反省人们对历史文明的态度。

闽南俗语

## 乞丐假老爹 乌龟假大爷

——闽南俗语解读之三十七

◎张亚清

闽南话“乞丐假老爹,乌龟假大爷”中的“老爹”,不是老爹的意思,而是指有钱的老爹;其“大爷”,则是指官老爷。这句闽南俗语和另一句闽南俗语“无毛鸡,假大格”一样,都是包含以贫贱冒充富贵,以渺小冒充伟大等意思。

“乞丐假老爹,乌龟假大爷”中两句话虽然包含同一意思,但其前一句主要指经济冒充。例如在举办婚丧喜庆方面,有的人经济上并不是那么富有,甚至近乎贫穷,看到富裕人家吹吹打打,大操大办,煞是热闹,便不顾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产生一种攀比心理。为了想跟得上人家的热闹,便四处向人借钱筹办,虽然图得了一时的风光,赢得了面子,却欠下了一屁股债务。似此情况,人们便会以“乞丐假老爹”形容之。后一句则主要指政治冒充。有的人只当个毛

官,甚至都算不上官,却装出一副宰相的官架子,说大话,走八字步,威风八面,甚至借势吓唬老百姓。似此情况,人们便会称之为“乌龟假大爷”。

上述两种人主要是虚荣心在作怪,并非骗子。但近些年社会上却出现一些人到处在招摇撞骗,用不法手段骗取银行贷款办皮包公司,空手套白狼装成大款;有政治骗子,假冒是中央委员或中央

要员亲戚到处诈骗钱财;还有假文凭,多是博士级的;假证书,多是国际级的。这种另类“乞丐假老爹,乌龟假大爷”的骗子,当在依法扫荡之列。

为人处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当诚实厚道,恪守本分,虚夸不行,冒充不行,欺瞒更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乞丐假老爹,乌龟假大爷”的做法理当休矣!

名人轶事

## 学生开老师的玩笑

◎唐宝民 文/供图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师道尊严的国家,学生对老师,要给予绝对的尊重,即使是在言语之间,也不能有丝毫的不敬之意。这几乎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共识。但最近读季羨林先生的《忆往述怀》一书,始知在30年代的清华大学,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并不那么严肃,那时,学校办有校刊,校刊完全交给学生们去办。学生们常常在校刊上开点老师的玩笑,令人忍俊不禁。

吴宓先生那时在清华大学做教授,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所以身上常有一些“绯闻”。吴先生喜欢写诗,有一回,他写了一组诗,名曰《空轩十二首》,据说每一首影射一位女子。因为是古体诗,所以写得比较含蓄、晦涩。写完以后,吴先生就在《中西诗之比较》课堂上将这组诗发给了学生们。学生们得到这十二首诗之后,如获至宝,便开始揣摩、研究,分析这十二首诗所写的对象都是谁。并用通俗的手法将十二首诗翻译了出来,登在了校刊上。数年后,季羨林先生还记得第一首诗:“一见北貌似如花,跟踪盯梢也挨刮。”这首诗把吴宓先生好一顿挖苦,令人捧腹大笑。那么,吴先生看了之后会不会发怒呢?没有,吴先生泰然处之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与学生的关系依然非常融洽。

俞平伯先生当时也在清华讲课,他在讲诗词的时候,常常会沉浸在诗词的优美境界中,一边摇头晃脑地朗诵,一边连声说:“好好!好好!就是好!”话说忽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俞平伯先生剃了一个光头,俞先生走在太阳下走着,光头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当时的教授和学生,没有剃光头的。特别是那些教授们,很讲究仪表,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所以,俞先生这个光头一出来,立即引发了轰动效应,成了全校的焦点。学生们办的校刊当然不能错过这么大的新闻,便登了一篇关于《俞平伯先生出家当和尚》的特大新闻,用了好大一篇文



吴宓



俞平伯

字来调侃俞先生。俞先生看了校刊上的这则新闻后,一点都没有在意,在众目睽睽之下,怡然自得地走进教室,开始给学生们讲课。只见他光着个脑袋,仍然在课堂上高喊:“好!好!好!就是好!”

学生在校刊上开老师的玩笑,老师并不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而是处之泰然,丝毫不予计较。因为,只要不是过分的玩笑,出发点都是善意的,开开也无妨;老师们的不计较,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宽容的精神境界。这样的师生关系,比那种严肃刻板的师生关系,更能促进彼此关系的和谐。曾如季羨林先生所说的:“学生在校刊上常常用老师开点玩笑,饶有风趣而无伤大雅。师不以为忤,生不以为乐。这样做,不但没有伤害了师生关系,好像更缩短了师生的距离,感情更融洽。”

文化丝语

## 古建筑文化别被神化

◎张淳艺

关于“故宫屋顶无法落鸟”的传说广为流传,文化学者马未都曾在节目中表达过类似观点。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站不住”,最近从事古建筑保护研究的微博用户“陆地围脖”展示了一段鸟在故宫太和殿屋顶停留的视频。在“陆地围脖”看来,所谓“鹰不落”(鸟)站不住”的说法,只是人们对传统的美妙幻想。(2020年10月21日《科技日报》)

关于故宫一直有着各种传说,其中之一是,故宫屋顶600多年从不落鸟,看上去特别干净光滑,是因为当年工匠们根据鸟类的生理结构,创造了一种叫“鹰不落”的屋顶,导致鸟无法停留,不会在屋顶排泄。在相关文章中,有作者煞有介事地总结出三个特点:一是坡度大,根据鸟类生理平衡原理,使其无法平稳站立;二是墙脊宽,鸟类站立采用爪抓扣的方式,墙脊宽于鸟趾间距,使其无法停留;三是面光滑,墙顶全采用高档的金黄琉璃瓦铺砌,明亮又平整光滑,鸟在上面站不住。

然而,微博用户“陆地围脖”展示的一段鸟在故宫太和殿屋顶停留的视频,让“故宫屋顶无法落鸟”的传说不攻自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人据此得出“看似简单的宫墙却蕴藏着建筑师们的大智慧”结论,也就略显牵强附会。

在从事古建筑保护研究的专家看来,故宫屋顶设计时有特别的考量,以至于鸟在上面站不住,这种说法本身就“站不住”。北京建筑大学历史建筑保护系讲师齐莹指出:“古建筑是与人类及周围自然环境共生共存的一个状态,其设计理念往往是环境友好型和动物友好型的,

钉的辅助。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建筑的灵魂。中国建筑文化源远流长,独立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建筑体系。在强调文化自信的当下,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正确认识 and 了解传统文化。对于古建筑文化而言,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应过度神化。还原古建筑的本来面目,真正发掘古建筑文化的内涵和智慧,才是应有的态度。

漳州方言

本地一直有句老话:“埕七州,浮福建。”

“埕”有一音为“diàn”。《方言》第十三:“埕,下也。”郭璞注:“谓陷下也。”

本地闽南话,“埕”(dian 声),义同,而音也几同。“埕”已成死字,代之以“沉”。但“埕”只表示地下陷,是单义词,所以,若表示土地“沉陷”,别用“沉”,用“埕”确切。

这老话说福建是因七州沉陷大海而从海底浮现起来的。这是否真的,无有关研究证实。但在“琼岛”(今海南省)东南,真有个“七州洋”,张燮《东西洋考》中说:“船过此极险,偏东便是万里石塘,宜祭海厉。”明朝,月港商船到此,都要祭海求恶鬼,祈求不遭海难。

只是它是不是那句老话中说的七州沉陷成为的“洋”,而福建是否因它下沉而从海底上升而为陆地,现在都还没被研究证实。但也并非子虚乌有的事,还是有些可资考证的。

## 埕七州·浮福建

◎郑通和

——在隆教畲乡的南太武山上,有块“飞来石”,上刻“眼底东京”,石上嵌满蚝壳儿,可见它原是海底礁石,却“亭亭玉立云霞外”。

——原海澄县城南,有座鹿石山,《海澄县志》载:“绝顶有牡蛎壳,极大。或云昔海潮至此,殆所谓深谷为陵者耶?”

——漳州城北40里有座石蛇山,《龙溪县志》载:它“高入云表,顶有粘蚝石。相传昔海水所浸。”以上材料,虽不足以证明整个福建,但至少可以证明漳州一带是古代由于沧海桑田的剧变而从海底上升的陆地。“埕七州,浮福建”起码在畲乡是真的。

从那岩石上粘着的蚝壳看,那在出现鱼类的古生代的志留纪之前,距今不止430亿年。就是经历如此万分久远的变迁,于是有了我们繁衍生息的土地,有了我们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并惨淡经营,而今成了繁荣昌盛的一块福地。



小湖晨雾(水彩) 陈满根 作